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五

列子

張湛題度注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限知首若其所不知而出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殷湯

殷湯姓子名履字天乙

問於夏革

夏棘字子棘為湯大夫○革字莊子音棘曰古

初有物乎

莊而巳混夏革曰古無無物今惡得物今所以

古有後之人

將謂今之無物可乎後世必復以今世為

矣設今後人謂今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

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今所謂

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

朕所不知也

謂物外事先寧然殷湯曰然則上下八

方有極盡乎

然故重發此問令盡然都了夏革曰不知

也非不知也。不湯固問華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

以知之？欲窮無而推類也。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

中復無無盡。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無？

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

極，無盡復無無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

其有極有盡也。知其有則無所不知，不知不湯又問曰：四海

之外奚有華曰：猶齊州也。爾雅云：距齊以南，戴日為丹

也。齊中湯曰：汝奚以實之？華曰：朕東行至營，今之攸城古

至海，人民猶是也。如是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函

人，民猶是也。問函之西復猶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

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顧竹北戶

况栗謂之不異是也。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故大小

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萬物者，天

也。含萬物也，故不窮。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

故不含有天地也。故無極。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

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

故凡在有一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

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朕亦

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夫太虛也，無窮而容

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大者。然亦吾所不知也。夫萬事

則窮子之所言，蓋其冥握其心，智所不知及而不知，知所

極者，不可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極者，

俗士也。至於遠得人融心，智之所帶玄悟，智之妙理，詔

視聽之所闕，遠得物外之寄，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

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請焉？其盡於三賢五典，歸

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遠，舉三細之無垠，天地

為一宅萬物為遊塵皆拘短見於當年味然而具終故
 列子鬪無內之至言以坦心習之所帶故無外之法唱
 以開視聽之所使希風者不竟於伐之自釋束教者
 不知控措之自解故刻所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
 異而徒為誇大哉悲夫周既獲乎然則天地亦物也物
 識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乎然則天地亦物也物
 有不足故昔者女媧媧音瓜古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二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非屬殘也
 女媧神人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謂和陰陽使與度順序
 不必以器斷之足龜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
 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與顓頊於伏義神農
 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
 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皆歸焉湯又問
 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華曰渤海安那之東
 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

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蓋與淵
 極霧云東注無底之谷使無底亦無所閱名曰歸墟莊子云尾閭八統九野之

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八統八極也九
 央也世傳天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

方壺方丈曰瀛洲五曰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
 常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

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
 為鄰君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珎之

樹皆叢生華實比長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
 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注色同反焉

兩山間相去十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
 往來者乃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其遠矣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直畧反若此之山猶浮於海上

於大虛之中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

毒病之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

彊與禺同神名禺彊號曰玄冥子山

北海神也○大荒經曰北極使巨鼈離騷曰巨鼈戴

之中玄中記十五舉首而戴之山其何以安也迭為三

番音翻更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

人舉足不盈數反色主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

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所據反焉以高下周圍

一鼈頭之所戴而此六鼈復為一釣之所用龍伯之

能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

鯢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則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

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憤怒憑大

侵子減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短平義

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

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從中州以東四十萬

里得僬僥國僬音誰僥短人國名也史記云僬僥氏二

也按括地志在人長一尺五寸事見詩東北極有人名

曰諍言有小人名曰諍人人長九尺見山海經詩含神

人既言其大荆之南有冥靈木名也生江南以葉者以

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木名也者以八

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之者菌其隕及

上之芝也朝生暮死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

者謂蟻蟻蚊蚋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子

云窮有溟海十洲記云水色謂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

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鵬莊子云鵬化為鷗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

天之雲其體稱焉莊子云鵬化為鷗世豈知有此物哉常其所

夷堅聞而志之記之也夫奇見異聞衆之所疑禹益

也此物以遺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江浦之間生麩蟲

也字書云麩小也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

也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

眉而望之弗見其形步望秋臺之末子羽未聞離朱

俞古之聰師曠方夜惕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未聞

也也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史記云黃帝至于

泉郡同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徐以神視然

不假於目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境嵩山是於神明之

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普稱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以有聲未於空寂之域雷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

檮山海經曰荆山多檮杌似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

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

化為枳焉比而化為枳鸚鵡不踰濟貉善睡獸也踰

文武中則死矣水東經溫為濟水出入黃河十餘里南

前河為營澤文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文水在魯城

前河為營澤文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文水在魯城

前河為營澤文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文水在魯城

前河為營澤文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周禮云文水在魯城

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水出嶧
同武中反謂汶江也非皆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
山郭云東南遙蜀郡東北遙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
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
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
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汶
水關不踰數十里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
豈狐貉不踰游生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立
陵罕池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地氣然也此事義雖
明踰越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也

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

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形

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為太形王居二山當

於全足不願相易也宜智所能辨哉

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年且九十面山

而居懲山韓詩外傳云懲苦也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

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

雜猶猶也其妻獻疑獻疑猶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

小山如堆阜之丘如太行王屋何在魁父小山也且焉置

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士之北淮南云東北遂率

子孫荷胡可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音本運於渤海

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遺男始齧初刃反韓

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曰甚矣汝之不惠

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

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

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

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子

男女七歲或跳音調躍也或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

毀蓋謂之亂跳音調躍也或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

俗謂之智者曰甚矣汝之不惠

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

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

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

孫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

智叟亡以應在理而操蛇之神聞之大荒經云山懼

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

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發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

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

盡二物如此則立壑消盈無所致疑告之於帝帝感其

誠感愚公之命夸娥氏夸口二子問蓋神力者也折未負

二山一晉音朔朔東一晉雍南自此異之南漢之陰無隴

斷焉夫期功於旦夕者間歲暮而致歎取羨於當年者

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曠息忘懷以造事無

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竟其殊別

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妻之孤足以夸父荒

經云有人祖兩黃地各曰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

際隅谷虞淵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

天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

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大禹曰六合之間四

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

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夏革曰然

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

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

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纈而

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非聖人之所通

也聖人不常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自此章已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

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持絕垠之外者非用心濱北海

之比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也距去其國名曰終北不知

際畔之所齊反子細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

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云三山

重壘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擔甌直為反

也頂有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漢問

反郭璞云今河東汾陰有水如車輪許大噴臭過蘭

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山曰漢經營一

國亡亡音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札厲疫也人性姤而

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士皆居

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

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息阜也

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

不輟音饑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

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

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愾昌兩然自失不進酒肉

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

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

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

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視撫則諸侯從命視疑亦奚

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毫

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

朋之所及也國之巨儒故管仲駁之也臣恐彼國之不

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憇隱朋之言奚顧此國自不可

朋之言南國之人祝斷截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

身以避峻龍之害髮而裸乎瓦反謂不以衣九國之人

一本作被恐誤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

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夫方士所資自

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且不假學於賢智

真到曰治水者次防决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

水不學之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比類注

於禹也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

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去声本人之

國其親戚死殍音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

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

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

俗而未足爲異也此事亦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都

反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

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

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兒曰日初出滄滄初涼涼又本作滄周書曰天地之

注云滄寒也桓譚新論亦涼涼字林云及其日中如探

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

笑曰孰爲汝多知乎莊周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

也起予均天下之至理也物物事皆平皆連於形物亦

然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

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也均也其絕也

絕莫絕絕言不人以為不然達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也

有知此理為然者詹何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為綸芒

錘音亡為鈎荆條本作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家

曰鯢魚其於百認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

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昔薄且

子余子之弋也善弋射者弱弓纖繳音乘風振之連雙

鷓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分兩而

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

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

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

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

王曰善善其此論者以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

扁鵲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求治扁鵲治之既

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

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

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

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齊嬰志

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若換汝之

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
 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之
 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
 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
 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此言恢誕乃書記必有然魏世華他不能割腸易胃滿洗
 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
 論也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鄭師文聞之
 師文鄭 棄家從師襄游 師襄亦古之善琴也 柱指鈞弦三
 年不成章 安指調弦三 師襄曰子可以歸矣 難教其師文
 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
 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 遺弦聲然後能用也 內不得於心

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 心手器三者玄應不
 矣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
 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
 以召南呂 商金音屬秋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及
 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 角木音屬春 溫風徐迴草木發
 榮 得春氣 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 羽水音屬冬 黃
 霜 雪交下川池暴沍 得冬氣故 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徵火音屬夏 陽光熾烈堅冰立散 得夏氣故 消釋此一
 其可知且欲并言 將終命宮而摠四弦則景風翔慶雲
 浮甘露降澧泉涌 所致也 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
 之彈也 雖師曠之清角 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

至而兩隨之三奏之裂惟幕破俎豆飛節瓦左右皆奔
走平公恐伏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或
凶鄒衍之吹律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者
也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亡無音以加之彼將挾琴執
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並秦國善歌者未窮
青之技渠綺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
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
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賈糧過
音雍音邕地名杜預曰齊城門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擲三
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
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
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

抃舞弗能自禁錯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
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
干孟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
鍾子期曰善哉我若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
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
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
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
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
心也言心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鐘子期已得其周
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音山反還未及中國
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穆王薦之薦當問

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
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
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
造能倡者倡俳穆王驚視之趣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
領駘音反顛曲頤也又五其顛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
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
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
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
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
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
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始見王也王試

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
不能步生皆以機機相使去其機機之主則不能相制
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
車載之以歸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開而生何者造化
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機乎造化以或
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
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夫班輸之
極以法近或豈謂物無神主邪斯失之遠矣夫班輸之
雲梯墨翟之飛為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凌
飛三日不集弟子東門賈禽滑釐音骨墨聞偃師之巧
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
也數之甘蠅古之善射者殼弓而獸伏鳥下箭無墨發而
戰國策云更廣下也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

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
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機蹶二年
之後雖雖末倒都道反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
也亞鳥本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
後告我昌以矜音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
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視風如輪則餘
物稱此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箠射反之貫虱之心
而懸不絕以彊弓勁矢貫虱之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
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訪天下之敵已者一人
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
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

飛衛以棘刺之端杆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
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淮南子云中國妻血越人契
也以誓不得告術於人秘其道也此一章義造父
之師曰秦豆氏秦豆氏見諸雜書記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
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
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箕裘皆須柔屈
為弓治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汝先觀吾趣
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為論也
趣行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
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
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二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
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捷也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

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音集說文云輯車

也轡銜之際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與之齊整在於於也轡銜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而急

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宵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

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

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

應之於轡得之於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

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

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為之然後輿輪之

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

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夫行之所

已足列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躄不開故也心夷躄開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

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謂然也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邠章私恨丘邠章之子來

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

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膽氣而射羸虛耻假力於人

誓手劔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

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胷受矢鉉鏑音芒摧屈而體

無痕捷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雞鷄也音寇生而頂哺

來丹之友申他音他或音拖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

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

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劔一童子服之却三軍

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

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

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
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
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
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淡音若有
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
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方夜見光
而不見形言其照夜其觸物也驕然而過驕呼麥反坡隨過
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
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
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音齋七日晏陰之間晏晚
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來

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
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
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
招一本本作拈反兼反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
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盍音益疾而
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
躄疾而支疆彼其厭於染反本又我哉周穆王大征西
戎西戎獻銀鋹之劍昆吾龍劍也河圖曰濠州多積石
珂切火浣音緩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木其劍
長尺有咫音止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火浣之
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

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

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刀

事實之言因此一物無虛妄者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五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六

列子

張湛處度注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達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
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
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
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
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吳太伯之後賢
而耕後封於延陵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
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天

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
 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
 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
 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而然者所以然
 豈可以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此篇明萬物皆
 制也施揚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則不一以相違
 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為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
 知所以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
 之由所以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
 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名者則夷齊守
 餓西山仲由波臨於衛故列子叩其端使萬物自求
 其中苟得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乎覽者可
 不察也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
 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

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
 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音短短音短短音短短音短
 袍為短說文云粗衣也又散布襦也又云簪倫短者曰
 短倫有作短褐者誤荀子作整褐揚涼注云簪倫短者曰
 於義食則菜即夷糲史記曰陳平食糠粒孟康云麥
 亦曲中不破者是也蓋謂之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
 粗春粟麥為菜餅食之屋音麗出則結駟在家熙音怡字
 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櫜音麗出則結駟在家熙音怡字
 笑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謬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
 傲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
 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
 謂德有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
 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僂僂耻

反本或作藹字林云疏行貌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

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

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

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

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

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

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

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

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非

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

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服北宮子

既歸衣其袒褐有狐貉之溫進其戎菽戎音戎菽音叔

之在菽即胡豈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有稻粱之

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尊輅音路左傳若文軒

之飾終身道然自得貌後揚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

也一達於理則意外物多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

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當割反或管夷吾鮑叔牙

並領上人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

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僖公母弟

子糾奔魯糾襄公也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小白既

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無知扶服殺之齊無君二

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食亦中小白帶

鉤小白既立桓公也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

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雖

仲請囚也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

公曰我雖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

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于况非夷吾其弟

可君必舍音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

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也而位於高國

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

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因時嘗與鮑叔賈音分財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

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

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

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

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

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

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

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

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召忽非能死不得死

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此

真中自相驅使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

疾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

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

其為入潔廉善士也清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以欲

已善齊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善使之理國上且

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能弘道苟其得罪

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隱朋

可非君然其為入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愧

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慙其道之不逮已故能無棄人也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

既以與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以賢

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

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勿已則隱朋

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然則

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

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

去來弗由我也皆天鄧析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

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操

九年駟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

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顛殺鄧析而然

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

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可以生

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天福也然

生耳自然泰且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順之可
 行得聘一已之志終年而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
 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或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
 天福也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
 得死者故亦可以死而不死居困辱之地不願天罰也
 曰天福者故也可以死而不死居困辱之地不願
 輕死而不罰之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義之生
 死復是天罰之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而更死之
 死而更生者也此二句上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
 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然生既不可測則死必故曰
 命也智之所無奈何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能測則死必故曰
 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無際無分是
 運宜有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聖智不能干聖神雖
 役之哉逆時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自然者默之成之也
 也運也平之寧之所施為將之迎之似若將迎楊朱之友曰季

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
 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
 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
 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
 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謂與已同也一曰矯氏二曰
 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
 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
 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音屏除也之俞氏曰女始則
 胎氣不足乳汁用反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
 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之盧氏曰
 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

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脩短之期或定於無

感玄達者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

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原

生亦非賤之所能天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

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

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

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此亦自生

自死自厚自薄鸞熊語文王鸞熊文王師也曰自長非所增自

短非所損算之所亡音無若何算猶也老聃語關尹曰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言迎天意揣利

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逆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

利而遠害此方與逆害為巨對用智之精揚布揚未問

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

而壽天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

吾惑之揚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音將以告其不

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故今昏昏昧昧紛紛若

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

信命者亡音無壽夫有壽夭信理者亡是非有是非信

心者亡逆順有逆順信性者亡安危有安危則謂之都

亡所信都亡所不信與不信也直矣慤矣奚去奚就奚

哀奚樂奚為奚不為理尚無心則無所為也黃帝之書云至

入居若死動若戒此舉無心之極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

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

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物不為外

改其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來物性亦性物來亦

度也有墨屎音眉方言墨屎江淮之間謂之無賴廣雅云墨

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單音戰至音啞單音戰

其真性故也○屎劫夷反反慙音敷此皆默許輕

寬閑心腹貌○許爰反反慙音敷此皆默許輕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如隨也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

自以智之深也巧度愚直魚魯所音酌辨所容止峭

也斫齒便房連辟婢亦反便辟恭敬大過四人相與游

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魚術自以巧之微也

穆苦交忤口家反忤孝緒云忤忤情露無所蔽譏音極

將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

莫典廷音珍方言眠廷欺慢之語也誑止累諉如偽反

也爾雅云誑誑累去也郭璞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

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譏發適謂責其過也自以行無

突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諧自專謂自專擅不乘權謂

用推隻立孤獨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

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

命所歸也危危姑危反幾成者俏音肖俏成也初非成

也危危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故

字林云極吃也方言謹吃也極急也謂語急而凌辭凌

吃又云疾也急性相背也或作極極皆非也凌辭凌

謂好凌辱責罵人也說文云辭責諫也字林四人相與

音賤律反辭音碎比皆反辭諷諷給之貌四人相與

將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

莫典廷音珍方言眠廷欺慢之語也誑止累諉如偽反

也爾雅云誑誑累去也郭璞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

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譏發適謂責其過也自以行無

突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諧自專謂自專擅不乘權謂

用推隻立孤獨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

迷生於情或能其以成敗而不情之際昧然於情而不昧

然見其味難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皆禍福豈有內外

也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非我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情也於彼我而有

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墜亦不墜仆也此明用

自然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貧

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怨天折者不知命

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當死不懼在窮

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

情得亦中或陟冲反半也下同亡亦中中半也其少智之人

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

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役也亡所不

量在智之則全而亡無音喪亦非知音智下全亦非知喪

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致也齊景

公游於牛山臨淄縣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

乎鬱鬱芊芊音千黃雅云芊若何滴滴或作滂滂並皆

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

梁立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音嗣韓詩外傳

食惡肉可得食疏食菜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當作棧晏子春

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

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

賢者常守之則太公相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衰立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假行何當作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詭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

然也

自然冥運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六

西

卷之六

一

